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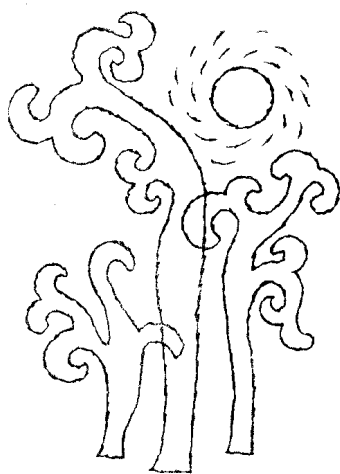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抒情散文选

余树森 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余 树 森 编



选文楷书练习

百花文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的六十八篇抒情散文是从“五四”后至建国前浩繁的散文汪洋大海中精选出来的。不论是写国家大事，市井琐闻或是民众疾苦，个人悲欢，一段往事，一丝冥想，所感所思不同，文笔风韵各有特色，放射着这一时期散文艺术的绚丽光彩。

现代抒情散文选

余树森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092 毫米1/32 印张3 1/4 插页2 字数169,000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9,200

书号：10151·700

定价：0.94元

目 录

笑·····	冰 心 (1)
春底林野·····	许地山 (3)
泰山日出·····	徐志摩 (5)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·····	俞平伯 (8)
没有秋虫的地方·····	叶绍钧 (15)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·····	朱自清 (17)
那个城·····	瞿秋白 (27)
往 事·····	冰 心 (29)
鸟兽不可与同群·····	冰 心 (31)
绿·····	朱自清 (35)
秋 夜·····	鲁 迅 (38)
雪·····	鲁 迅 (41)
好的故事·····	鲁 迅 (43)
山阴道上·····	徐蔚南 (45)
快阁的紫藤花·····	徐蔚南 (48)
鸟 声·····	周作人 (51)
红海上的一幕·····	孙福熙 (53)

渐·····	丰子恺(55)
烈风雷雨·····	王统照(59)
与佩弦·····	叶绍钧(61)
小品六章·····	郭沫若(67)
背 影·····	朱自清(71)
寄醒者·····	朱大楠(74)
乌篷船·····	周作人(76)
我所知道的康桥·····	徐志摩(79)
蝉与纺织娘·····	郑振铎(90)
给我的孩子们·····	丰子恺(93)
海 燕·····	郑振铎(97)
溪 水·····	绿 漪(100)
荷塘月色·····	朱自清(102)
吻 火·····	梁遇春(105)
济南的秋天·····	老 舍(107)
见居里夫人后杂感·····	陈学昭(110)
春底心·····	丽 尼(114)
钓台的春昼·····	郁达夫(116)
雨 前·····	何其芳(125)
鸟的天堂 ·····	巴 金(127)
青纱帐·····	王统照(131)
山 屋·····	吴伯箫(134)
窗·····	翟象谦(139)
听潮的故事·····	鲁 彦(146)
故都的秋·····	郁达夫(155)

鹰之歌·····	丽 尼(159)
天 窗·····	茅 盾(162)
钢铁假山·····	夏丐尊(164)
悲哀的玩具·····	李广田(167)
桃源与沅州·····	沈从文(171)
大自然的礼赞·····	李长之(179)
我还没有见过长城·····	吴伯箫(182)
异国秋思·····	庐 隐(186)
荷叶伞·····	李广田(190)
《落日光》题记·····	芦 焚(192)
鲁迅先生记(一)·····	萧 红(194)
鲁迅先生记(二)·····	萧 红(196)
我歌唱延安·····	何其芳(201)
圣 母·····	聂绀弩(208)
囚绿记·····	陆 蠡(212)
星·····	巴 金(216)
白杨礼赞·····	茅 盾(218)
野 草·····	夏 衍(221)
红 烛·····	靳 以(223)
花 床·····	缪崇群(226)
银 杏·····	郭沫若(228)
夜 雨·····	陈敬容(231)
街·····	陈敬容(233)
我的母亲·····	老 舍(238)

一个消逝了的山村·····	冯 至(244)
在西湖——抗战结束那一天·····	柯 灵(249)
采蒲台的苇·····	孙 犁(255)
后 记·····	余树森(257)

笑

冰 心

雨声渐渐的住了，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。推开窗户一看，呀！凉云散了，树叶上的残滴，映着月儿，好似萤光千点，闪闪烁烁的动着。——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，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！

凭窗站了一会儿，微微的觉得凉意侵入。转过身来，忽然眼花缭乱，屋子里的别的东西，都隐在光云里；一片幽辉，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。——这白衣的安琪儿，抱着花儿，扬着翅儿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“这笑容仿佛在那儿看见过似的，什么时候，我曾……”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，——默默的想。

严闭的心幕，慢慢的拉开了，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。——一条很长的古道。驴脚下的泥，兀自滑滑的。田沟里的水，潺潺的流着。近村的绿树，都笼在湿烟里。弓儿似的新月，挂在树梢。一边走着，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，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。驴儿过去了，无意中回头一看。——他抱着花儿，赤着脚儿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“这笑容又仿佛是那儿看见过似的！”我仍是想——

默默的想。

又现出一重心幕来，也慢慢的拉开了，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。——茅檐下的雨水，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。土阶边的水泡儿，泛来泛去的乱转。门前的麦陇和葡萄架子，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。——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，连忙走下坡儿去。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，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，站住了，回过头来。这茅屋里的老妇人——她倚着门儿，抱着花儿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这同样微妙的神情，好似游丝一般，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，绾在一起。

这时心下光明澄静，如登仙界，如归故乡。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，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。

（选自《冰心散文集》，北新书局一九三二年版）

春 底 林 野

许 地 山

春光在万山环抱里，更是泄漏得迟。那里底桃花还是开着；漫游底薄云从这峰飞过那峰，有时稍停一会，为底是挡住太阳，教地面底花草在他底荫下避避光焰底威吓。

岩下底荫处和山谿底旁边满长了薇蕨和其他凤尾草。红，黄，蓝，紫的小草花点缀在绿茵上头。

天中底云雀，林中底金莺，都鼓起他们底舌簧。轻风把他们底声音挤成一片，分送给山中各样有耳无耳底生物。桃花听得入神，禁不住落了几点粉泪，一片一片凝在地上。小草花听得大醉，也和着声音底节拍一会倒，一会起，没有镇底时候。

林下一班孩子正在那里检桃花底落瓣哪。他们检着，清儿忽嚷起来，道，“嘎，邕邕来了！”众孩子住了手，都向桃林底尽头盼望。果然邕邕也在那里摘草花。

清儿道：“我们今天可要试试阿桐底本领了。若是他能办得到，我们都把花瓣穿成一串璎珞围在他身上，封他为大哥如何？”

众人都答应了。

阿桐走到邕邕面前，道，“我们正等着你来呢。”

阿桐底左手盘在邕邕底脖子上，一面走一面说，“今天他们要替你办嫁妆，教你做我底妻子。你能做我底妻子么？”

邕邕狠视了阿桐一下，回头用手推开他，不许他底手再搭在自己脖子上。孩子们都笑得支持不住了。

众孩子嚷道：“我们见过邕邕用手推人了！阿桐赢了！”

邕邕从来不会拒绝人，阿桐怎能知道一说那话，就能使他动手呢？是春光底荡漾，把他这种心思泛出来呢？或者，天地之心就是这样呢？

你且看：漫游底薄云还是从这峰飞过那峰。

你且听：云雀和金莺底歌声还布满了空中和林中。在这万山环抱底桃林中，除那班爱闹的孩子以外，万物把春光领略得心眼都迷朦了。

泰山日出

徐志摩

我们在泰山顶上看出太阳。在航过海的人，看太阳从地平线下爬上来，本不是奇事；而且我个人是曾饱饫过江海与印度洋无比的日彩的。但在高山顶上看日出，尤其在泰山顶上，我们无餍的好奇心，当然盼望一种特异的境界，与平原或海上不同的。果然，我们初起时，天还暗沉沉的，西方是一片铁青，东方些微有些白意，宇宙只是——如用旧词形容——一体莽莽苍苍的。但这是我一面感觉劲烈的晓寒，一面睡眠不曾十分醒豁时约略的印象。等到留心回览时，我不由得大声的狂叫——因为眼前只是一个见所未见的境界。原来昨夜整夜暴风的工程，却砌成一座普遍的云海。除了日观峰与我们所在的玉皇顶以外，东西南北只是平铺着弥漫的云气。在朝旭未露前，宛似无量数厚毳长戎的绵羊，交颈接背的眠着，卷耳与弯角都依稀辨认得出。那时候在这茫茫的云海里，我独自站在雾霭溟濛的小岛上，发生了奇异的幻想——

我躯体无限的长大，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，只是一块拳石，这巨人披着散发，长发在风里像一面黑色的大

旗，飒飒的在飘荡。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，仰面向着东方，平拓着一双长臂，在盼望，在迎接，在催促，在默默的叫唤；在崇拜，在祈祷，在流泪——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……

这泪不是空流的，这默祷不是不生显应的。

巨人的手，指向着东方——

东方有的，在展露的，是什么？

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，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——出现了，到了，在这里了……

玫瑰汁，葡萄浆，紫荆液，玛瑙精，霜枫叶——大量的染工，在层累的云底工作，无数蜿蜒的鱼龙，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。

一方的异彩，揭去了满天的睡意，唤醒了四隅的明霞——光明的神驹，在热奋地驰骋。

云海也活了；眠熟了兽形的涛澜，又回复了伟大的呼啸，昂头摇尾的向着我们朝露染青慢形的小岛冲洗，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，震荡着这生命的浮礁，似在报告光明与欢欣之临在……

再看东方——海句力士已经扫荡了他的阻碍，雀屏似的金霞，从无垠的肩上产生，展开在大地的边沿。起……起……用力，用力，纯焰的圆颅，一探再探的跃出了地平，翻登了云背，临照在天空……

歌唱呀，赞美呀，这是东方之复活，这是光明的胜利……

散发祷祝的巨人，他的身影横亘在无边的云海上，已经

渐渐的消弭在普遍的欢欣里，现在他雄浑的颂美的歌声，
也已在霞采变幻中，普彻了四方四隅……

听呀，这普彻的欢声；看呀，这普照的光明！
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

俞 平 伯

我们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灯影，当圆月犹皎的仲夏之夜。

在茶店里吃了一盘豆腐干丝，两个烧饼之后，以歪歪的脚步趑上夫子庙前停泊着的画舫，就懒洋洋躺到藤椅上去了。好郁蒸的江南，傍晚也还是热的。“快开船罢！”桨声响了。

小的灯舫初次在河中荡漾；于我，情景是颇朦胧，滋味是怪羞涩的。我要错认它作七里的山塘；可是，河房里明窗洞启，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干，顿然省得身在何处了。佩弦呢，他已是重来，很应当消释一些迷惘的。但看他太频繁地摇着我的黑纸扇。胖子是这个样怯热的吗？

又早是夕阳西下，河上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。是被青谿的姊妹们所熏染的吗？还是匀得她们脸上的残脂呢？寂寂的河水，随双桨打它，终是没言语。密匝匝的绮恨逐老去的年华，已都如蜜饯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，连呜咽也将嫌它多事，更那里论到哀嘶。心头，宛转的凄怀；口内，徘徊的低唱；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。

在利涉桥边买了一匣烟，荡过东关头，渐荫出大中桥

了。船儿悄悄地穿出连环着的三个壮阔的涵洞，青谿夏夜的韶华已如巨幅的画豁然而抖落。哦！凄厉而繁的弦索，颤岔而涩的歌喉，杂着吓哈的笑语声，劈拍的竹牌响，更能把诸楼船上的华灯彩绘，显出火样的鲜明，火样的温煦了。小船儿载着我们，在大船缝里挤着，挨着，抹着走。它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灯火。

既踏进所谓“六朝金粉气”的销金锅，谁不笑笑呢！今天的一晚，且默了滔滔的言说，且舒了惻惻的情怀，暂且学着，姑且学着我们平时认为在醉里梦里的他们的憨痴笑话。看！初上的灯儿们的一点点掠剪柔腻的波心，梭织地往来，把河水都皱得微明了。纸薄的心旌，我的，尽无休息地跟着它们飘荡，以致于怦怦而内热。这还好说什么的！如此说，诱惑是诚然有的，且于我已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记。至于对榻的那一位先生，自认曾经一度摆脱了纠缠的他，其辩解又在何处？这实在非我所知。

我们，醉不以涩味的酒，以微漾着，轻晕着的夜的风华。不是什么欣悦，不是什么慰藉，只感到一种怪陌生，怪异样的朦胧。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——这么淡，那么淡的情笑。淡到已不可说，已不可拟，且已不可想；但我们终久是眩晕在它离合的神光之下的。我们没法使人信它是有，我们不信它是没有。勉强哲学地说，这或近于佛家的所谓“空”，既不当鲁莽说它是“无”，也不能径直说它是“有”。或者说“有”是有的，只因无可比拟形容那“有”的光景；故从表面看，与“没有”似不生分别。若定要我再说得具体些：譬如东风初劲时，直上高翔的纸鸢，牵线的那人儿自然远得很了，知她是那一家

呢？但凭那鸢尾一缕飘绵的彩线，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，必有微红的一双素手，卷起轻绡的广袖，牢担荷小纸鸢儿的命根的。飘翔岂不是东风的力，又岂不是纸鸢的舍德；但其根株将另有所寄。请问，这和纸鸢的省悟与否则有何关系？故我们不能认笑是非有，也不能认朦胧即是笑。我们定应当如此说，朦胧里胎孕着一个如花的幻笑，和朦胧又互相混融着的；因它本来是淡极了，淡极了这么一个。

漫题那些纷烦的话，船儿已将泊在灯火的丛中去了。对岸有盏跳动的汽油灯，佩弦便硬说它远不如微黄的灯火。我简直没法和他分证那是非。

时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桨，向灯影的密流里横冲直撞。冷静孤独的油灯映见暗淡久的画船（？）头上，秦淮河姑娘们的靓妆。茉莉的香，白兰花的香，脂粉的香，纱衣裳的香……微波泛滥出甜的暗香，随着她们那些船儿荡，随着我们这船儿荡，随着大小一切一切的船儿荡。有的互相笑语，有的默然不响，有的衬着胡琴亮着嗓子唱。一个，三两个，五六七个，比肩坐在船头的两旁，也无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儿葬在我们的心上——太过火了，不至于罢，早消失在我们的眼皮上。谁都是这样急忙忙的打着桨，谁都是这样向灯影的密流里冲着撞；又何况久沈沦的她们，又何况飘泊惯的我们俩。当时浅浅的醉，今朝空空的惆怅；老实说，咱们萍泛的绮思不过如此而已，至多也不过如此而已。你且别讲，你且别想！这无非是梦中的电光，这无非是无明的幻相，这无非是以零星的火种微炎在大欲的根苗上。扮戏的咱们，散了场一个样，然而，上场